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九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晦菴集卷九

宋 朱子 撰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彦及此雲間僧行行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緑樹蔭摩挲蒼石稜遥瞻原野春仰視天宇澄一水既紆鬱羣山正崚嶒時禽悦新陽潛魚躍輕氷却念去年日俯仰愁予膺長吟斜川

詩日落寒烟凝暝色變晴景清尊照華燈頽顔感川徂
稚齒歎年增酒盡不能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户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晝蒙密今
朝積雨過淑景回照律不有塵外蹤何由散愁寂行行
整巾屨散漫委書帙野逕自縈紆前峰但崷崒婆娑茂
樹下左右寒流汩亂石翳蒼根於焉憩腰膝追遊固才
彦逢遇亦奇逸招邀愧深情晤言永兹日君有尊中物

我進沂上瑟日夕不得留餘歎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為真率之約徘徊石馬晚集

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换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初心社

蹟苺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應竟日畢景共披襟儉德

遵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是日約後會為

仙洲之遊

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歳事攜壺石馬追補斜川

之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
勝輒亦用韻酬答兼呈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遊迴眺曾城皐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波没輕鷗眷言撫佳辰荒尋靡遺丘且復置往事及兹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觥起相酬未知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但得長如此吾生亦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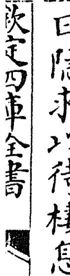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沂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嶄巖露垠堮突兀倚霄漢此峰夷上削下拔地峭立如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屏淺麓下縈廻深林久叢灌胡然閟千載逮此開一旦峰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疇曩志我來新村船艤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峰蹲踞極佳玩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

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峰右有鍾模三教等石極為雄勝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獼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多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



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来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舎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

引而右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棜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

癸夘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士友

来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

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

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

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

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

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緫之為賦小詩十有

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

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来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静垂竿玆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烟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絶棹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迥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過臨健

策凌丹壑清詩重玉琴溪邊一回首平地足崎嶔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有期運不悟翠壁無寅緣禹中龍虎應浪語紙上爻彖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浪船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
不如抛却去尋春
淳熈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
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絶處
櫂歌閒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
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揷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復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𣯶毿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
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
只有石堂空翠寒此詩後二句一本作却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瀠洄莫言此處無佳景
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況蒙一字榮褒衮更覺千峰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奴心事只風雩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一壺舊弼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熹近嘗夢公趣召枉臨止飲留宿翌日登車手取几間活人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

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爲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篙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凄未肯歸

過盖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闌干箇中詎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細數看

浩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魚船就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栝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稽古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慍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拜鴻慶宫有感

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答袁機仲論啟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户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半夜一本作平地）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門前樹葉都黄了

何事幽人久不歸

為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幾年清夢黃塵裏此日秋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無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剡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為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清未

歌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闢氛氣草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傅

疇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强旋聞將使指勁節動朝行方為人材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及鬢毛蒼

乙卯八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孫念獨住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塵埃間今

朝定何朝憑高睨清灣羣賢亦戾止共此一日閒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丘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同生死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摩凋瘵為心切摹寫風烟著語親只願如今更無倦
清詩美政逐年新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輙亦繼韻聊發坐中一笑此題一本作白雲寺送儲柯伯升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僧寺
却是披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跌蕩人間何處不啾喧
一杯且為陽關盡雙目從教別淚昏東坡賦徐德古舊居有一為兒女涴

始覺山林尊之句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

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和人都試之韻

儲胥閶闔道落初成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迷疊鼓忽驚晴色動高旌盤弁入詠詩情壯破的傳觴酒令明縱使腐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熹幸以卜隣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一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遽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隣翁閒指點千峰環合水無聲

謹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荊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輕染汙

急傳佳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傑還欣地炳靈

不信隣村是塵境請看緑水鎖紅亭

懐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窓前雖非水抱山環地

却是冬温夏冷天遶舍扶疎千箇竹傍崖寒冽一泓泉

誰教失計東遷繆憊卧西窓日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槁昔昭遠致政宣義丈及仲

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力而昭遠丈惠

詩反以見屬非所敢當輙依高韻和呈以見鄙

懐并簡同社諸凡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樹便遄臻誠通幽隱知無間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歎惔焚千畝盡忽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屬人

奉題李彦中所藏俞偰墨戲

不是胸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烟故應秪有王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題劉志大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髙能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人說衡州門外泊船處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訊之

聞蛙

兩樞盛怒鬬春池羣吠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狼藉事更無人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正愁絶
不堪聞此斷腸聲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蘂寒枝瘦凛氷霜如今白黒渾休問
且作人間時世裝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緑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蕙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今花得古名猗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能考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甤散秋馥未覺歲時寒扶疎方遶屋

菊

青蕊冐珍叢幽姿寒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傷遲暮

晦菴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詩

十載扶行持短笻一鍼相值有竒功出門放步人爭看

不是前來勃窣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兩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窓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强借三峰面且為靈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草辨偽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直三峰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詞熹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畧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仗便之便一本作更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
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
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彤
墀引頻趨黼坐旁衮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
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
衡程發皁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
聞脫蹝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
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

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懐游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凡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羌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掛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雜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為作新今日總輸吳季子

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及此外更有陳勝私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范在隔江郜昌縣界中皆勝士也趙南紀病卧城中不知今能出入否叔懷皆可為一訪致鄙意不敢輒以為跡相汙浼也山間勝處皆有前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峽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黄石巖絶高而漱玉之原眼界特曠遠余嘗一詣而不能及近聞故吏張生棄家居之其勇猛精進老守蓋有愧焉叔懷儻至其處試為物色頗存問之為佳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為答三首

老枝横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
秪愁難得賞心人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横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横枝空好在
只因無地覔髙人用文卿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翠袖黄冠白玉英報道幽人被渠惱

著詩送與老難兄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以

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輙借高韻少見謝誠

伏幸笑擥

一氣無私物自槃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老夫號

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閒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

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賈生鵩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槃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槃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荅之復賦一首

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寛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灘（湯昆反）建隆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爲之盡然感涕云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

閒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爲謝幷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泲中又報紫萸香輞川有茱萸泲字與泮同裝成令節秋還晩撩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沾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園屬予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奉和子服老弟黃楊游巖二詩

聞道黃楊山上頭千峰環抱百泉幽羨君拄杖年年去

飽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成故事
謾尋幽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
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
病餘我更無憀賴勉為同懷一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彊子服乃令吏為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基節日

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客攜壺之約次韻為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為花神無意管故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疎影誰憐醮綠盃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晦諸兄友載酒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和并呈在席幸

心期萬壑與千巖屢向君詩得指南久恨泠然孤宿諾

發一笑

偶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匕豈羨奇方出玉函

誰識留連今夕意沉痾未散莫回驂子服數有詩言黃楊之勝未及往而得足疾故有兀者之句是夕坐客皆以霜寒欲亟歸因又有末後句云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詩律通叔詩情絶世情政使暮年窮到骨

不教吟出斷腸聲

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有兩翁應笑湖南老賔友兩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藉不便可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為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真僞有誰知儂不能詩往歲為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云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相逢處長在愁烟苦霧中

香茶供養黄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詩

見意二首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瀹茗知何處十二峰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峰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萼暎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

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朱熹仲晦父

蒼頭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

且將餘日付殘編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䑺一作飛觴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一作而去　丹崖一作丹壑

林立一作森立　相羊一作相忘

白雲送儲柯　僧舍一作僧寺　秪今成一作懷常情

無處不一作唇背任　雙目從教別淚昏一作兩眼那因小馬昏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一作劉郎　半數一作半落

不須日一作未須痛　病餘我更無憀賴一作我今久矣摧頹甚

叔通探梅 繁英一作落英 珍重南鄰諸酒伴一作南鄰多酒問道伴 又尋一作背尋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宿諾一作獨往 便同一作遂同 儻蒙一作儻逢 方出一作方扣 誰識留連今夕意一作且幸親朋相煖熱

黄蘗悟公塔 擺手一作撒手 故應一作故知

晦菴集卷九

晦菴集卷十

宋　朱子　撰

詩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柴荊

趣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峰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為指諸訛處不涉言詮不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數行字與問雲間雙髻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歸故里定何年秖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簞瓢獨喟然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

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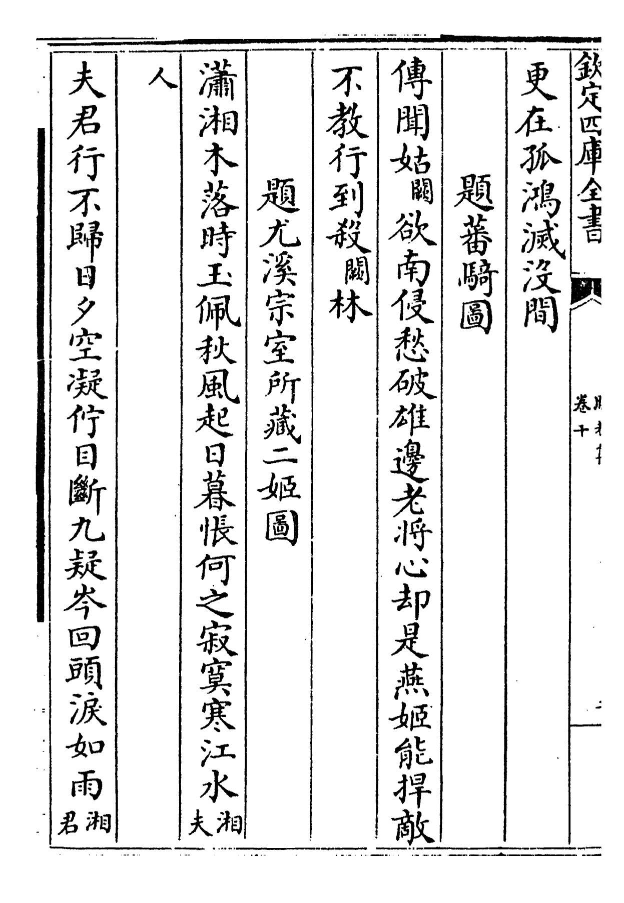
家山花柳春侍女髻鬟緑出處亦何心晴雲在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佳夕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期處



更在孤鴻滅沒閒

題蕃騎圖

傳聞姑闕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敵不教行到殺闕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姬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江水湘夫人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如雨湘君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窓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聲絶時聽高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七月二十六日夜

淅淅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粱隨處有珍重釆薇歌

淅淅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知聞

淅淅西風起濺濺石瀨鳴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仰訴天公雨太多繞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楚詞招魂云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杉木長澗四首

我行杉木道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浸攻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甑久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賻恤豈不勤喪養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閉一畝宮簞瓢正可樂禹稷安能同竭來一經行歔欷涕無從所慙越尊俎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

永歔回凄風眷馬撫四海失志嗟何窮
朝發長淵頭夕宿長淵尾傷哉長淵人禍變乃如此
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更揮涕
陂壞渠絶田苗枯
阡陌縱横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罪
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峰杉徑

盤回山腹轉修蛇横入中峰小隱家好把穉杉緣徑插

待迎涼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秖問天

贈書工

平生久要毛錐子歲晚相看兩秃翁却笑孟嘗門下士秖能彈鋏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疎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凉風計

護得幽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簞齧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夸

舊業兎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

毁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緑

養得鵾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熹不及識

毛公而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辭顧已不及其虞殯姑以數句題於墓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公神仙骨誤落世網中髫齔出奇語硩然驚乃翁弱齡翰墨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絶世姿皎皎冰雪容顧步一長嘯笙鶴翔秋空調高聽者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謝塵濁泠然跨剛風回頭叫安期舉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平生故人心灑涕銘幽宫斯人不可見

斯文鬼神通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慮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林泉出祖傾羣彥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易鎖寒烟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遂承顏終未遂仰德竟何窮野哭悲能遽巖居計莫同斷心九原路無樹不髙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躅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生心勢

屈飛騰晚忠存獻納深怨騎箕尾去陵柏為誰陰
憶昔都門道先華辱宰卿丁寧話鹽筴纖悉見民情一
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秪今空老淚難得濁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要携邀月酒同棹釣溪船遽
爾悲聞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為爾一潸然
詩餞陳凡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授諸挽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滿鄉隣一

笑藏舟失千秋穿樹新傷心耆舊傳那復有斯人

宿石岊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遡其波揚帆指西溢兩岸青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嵯峨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搴篷騁遐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竟如何

停驂石岊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擢歌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玆焉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灣灣屬㶑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烟波一棹知何許鵶鳩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點黄天香生靜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吟招隱章

露浥黄金蕋風生碧玉枝千林何揺落此樹獨華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息共心期

次韻芮察院送闕寳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遽還都聖主勤修政今年决破胡期公寧䩄輓注想在謀謨

考卜川清曠端居奈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業豈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温飽身任必安危幾

歲調娱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衮斂意不盡鑒亡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為愛君深鹵

簿寒笳遠塵埃斷藁侵空令殺公掾哀涕滿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隂功覃遠徼餘算飽雄師行

李淹新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牧共傷悲

憶昔趨丹闕看公上玉除民饑深獻納主聖極欷歔解

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虚竭來空老淚無地别輀車（頃年熹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荆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飢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旬日即聞公訃今者會葬又以傎伺失期追送不及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恩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與篆豐碑

令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熏修總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蕭挽未覺九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句來無地識眉宇
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肯輕為折腰客
胸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奇特小儒閲閥金匱書
不滯周南滯海隅枌榆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虚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烟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臞仙種
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絶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絶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覔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悵望君家嶺上雲便攜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無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卜築娛清幽茆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照千秋沈侯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躡斯遊仰睇白石崗俯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

邈矣將焉求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愁得

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遶屋除行色忽忽吾正爾

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飯何時共木魚

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篨

伏讀九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季路二

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永嘯歸來眩奇語更欲窮寥寮却尋兩翁意宴坐得觀照鳴泉俯淙琤穹石仰蒼峭共與前創古三嘆遺墨妙神遊恍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鹿門期寒雲生遠嶠熹自林泉之行而同行有不欲者遂已詩卷之首即東萊舍人呂公工饒尚書汪公軒蓋玉水工部喻公所書 紹德寒巖

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寫呈伯

時季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菴幾閏餘栢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揷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溫陵舊遊出示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莫道相望湖海闊爭知千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相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儻有新思還告我不應無雁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凉杜若洲月波微漾緑溪流茅簷歸去無塵土淡薄閑花遶舍秋

放船二首

浩蕩清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陽中江草生新徑巖花點舊叢詩翁不愁思逸興莽何窮

疇昔清溪峽船頭戲彩鷁十年空往事一夢記前灘陡絶垂蒼壁澄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得縱遐觀往年泛舟此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前舟至輒起若相導十餘里乃散

詩餘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
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淚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
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
相歸把釣魚鈎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
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又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别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
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

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踈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開瑤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烟樹綠方瞳好暎寒潭碧但

一年一度一歸來歎何極

菩薩蠻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又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

醉似醒

念奴嬌用傳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絶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氷雪　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黄昏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瑶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緑隂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說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鷓鴣天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緑浮天秪今畫閣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簑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絶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藂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節　中原佳氣鬱忽忽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檃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烟霏
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黄菊堪揷滿頭歸風景今朝
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逢人生如寄何
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
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
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幕氊明

月回頭江樹遠懐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又叔懐嘗夢飛仙為之賦此歸日以呈茂獻侍郎當發一笑 鷓鴣天

脱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緑水浩然歸看成鼎内真龍虎管甚人間閒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頭祇見冢累累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鶴飛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若為情

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麽了平生與麽平生了水不流行熹起披衣瞻碧漢露華清寥寥千載此事本分明若向乾坤識易便信行藏無間處處總圓成記取淵氷語莫錯定盤星此篇與南軒聯句一本次於第五卷蓮華峰次敬夫韻詩下

考異

次范碩夫題　若道一作若謂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一本作繫纜江邊　滿江風浪一作滿川烟雨

今朝試捲孤篷看一作朝來捲起孤篷望　依舊一作但覺

晦菴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監生臣宋允辰

晦菴集卷十一

宋 朱子 撰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秋八月公應

詔上

八月七日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内無事乃深惟

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
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
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
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冲
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
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
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為無人忠言嘉謨崇論竑議計
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

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徳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

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内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

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陬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至若陰拱嘿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

人傳誦道説有年於兹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讐恥未除戎敵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

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盖學不端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

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

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内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

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葢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

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

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概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説疑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

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

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讐討賊自彊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决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

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

則自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敵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致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

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敵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限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金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横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

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金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兾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没而豈可使彼仇讐之人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徳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

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强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何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守顧乃乞丐於仇讐之闕以為國家臣雖不肖竊為陛下羞

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彼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

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

必於復讐啟土而無玩歳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虚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

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
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
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
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
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休
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
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
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

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熈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

則朝廷正而内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何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

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畧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

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乗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

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啟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為其間不免

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咈

親志臣竊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

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

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

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

滞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屣脫萬乘而不以為難

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

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讐啟土以

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修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

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録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末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敵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

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況今秋氣已高敵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彊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噏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禄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踈狂妄不

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内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遞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於皇帝陛下臣伏覩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

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不間疎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擿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

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會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

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别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茍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離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外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

坑冶司乞為數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經理深加隠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剥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

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横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為苦者正緣二税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税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寛緩而減免也

州縣既無羸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别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樁移用諸雜名額抛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

民毋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决不可寛然國家慼處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

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剥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

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東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

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貪倚幽陰交適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為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畧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横賦戕伐邦

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奬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禄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頼草茅末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計軍食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

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剥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閲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於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

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隷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顧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令椿積金穀綿絹數内每歳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

之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

可彊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畧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

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

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恥則未能繫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

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彚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盗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齗齗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

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葢其所壊非獨壊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壊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

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惟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為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

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慄俟命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貼黄

本軍管内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

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寄竊見管内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黄乞至御前開拆庶幾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天威臣無任跼蹐俟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慙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

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為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

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

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為横義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

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

留聽焉臣之輙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葢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

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念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

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隠其毫髪之私葢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

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内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説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

當使之守門傳命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何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逺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

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

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

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為言者既皆不蒙

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

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揺言之無益徒取乖牾以致所

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

唯如此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為異而爭言之

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為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

冬雷秋雪時時有之人遂不以為異然此豈可常之理

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

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

思之必使陛下聽球遠之言而遂其平日深所愛幸之

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為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　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

出此人之手蓋扑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風諭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尅剝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救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大偏足為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

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

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

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内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

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

若以時勢之利害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

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吴魏之全又且内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内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

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内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

陛下所以調護東宫者何其疎畧之甚也由前所論而
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循亦以是為
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宫寮之選
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葢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
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閒亦姑
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
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
成閲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汙

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補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

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

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屑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待燕遊從容啟廸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

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

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

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

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稟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

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

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葢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

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汙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禄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

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

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淩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狥頁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藩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

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衞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饑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據平之一事而言則臣於易蒙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覬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爲遏惡揚善順天

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故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敷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為身害乃敢陰為讒慝公肆劫持遂其姦謀不為國計欲望

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

聖慈容賜宣問

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葢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

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加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

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

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

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

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蓋取版曹歳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歳終羡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

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葢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

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
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
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
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
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惟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
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
羸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故恩
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
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
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曾懷
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
猶為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

有可得之理若不亟救必爲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爲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發德音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

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舉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任矣而豈知其諂債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户幽深蹤

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官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尅剥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悮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葢將帥得

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闒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

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寛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

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

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
閒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
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寛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
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
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
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
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
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

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却恐徒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趣此水災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詔漕臣更為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揺輕有廢壞伏乞聖照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

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僶僶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

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輙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

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晏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彊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奥之說已陳於前此句更乞陛下少留聖意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

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摸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

吾之所以屬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為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狂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

陛下裁赦

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

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盖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

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

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虚静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

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

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及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灝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縕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己之所為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畧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

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册府陛下試取而覩之
聖學髙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
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
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
功利之説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旣斥儒者
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
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兾其富國彊兵
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説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
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
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

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

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决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輙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為身謀

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顔白髪已廹遲暮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别有忠言竒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刳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輒冒威顔并此陳迹臣賦性拙直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決是

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九任豈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寧為退藏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顛隮十年之間指身無所今日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保全終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者奏疏止為感激陛下虛心屈已容受狂言故竭平日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為之望也若蒙聖慈許賜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違心犯患以汚周行而其榮遇已不在諸臣之後矣如其謬妄無可施行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憎其慚懼决非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尚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

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

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為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蓋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後來也踈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或因皇太子參決之際特賜宣示千萬幸甚　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考異

壬午應詔　居官任職一本作任責　上流督帥一作師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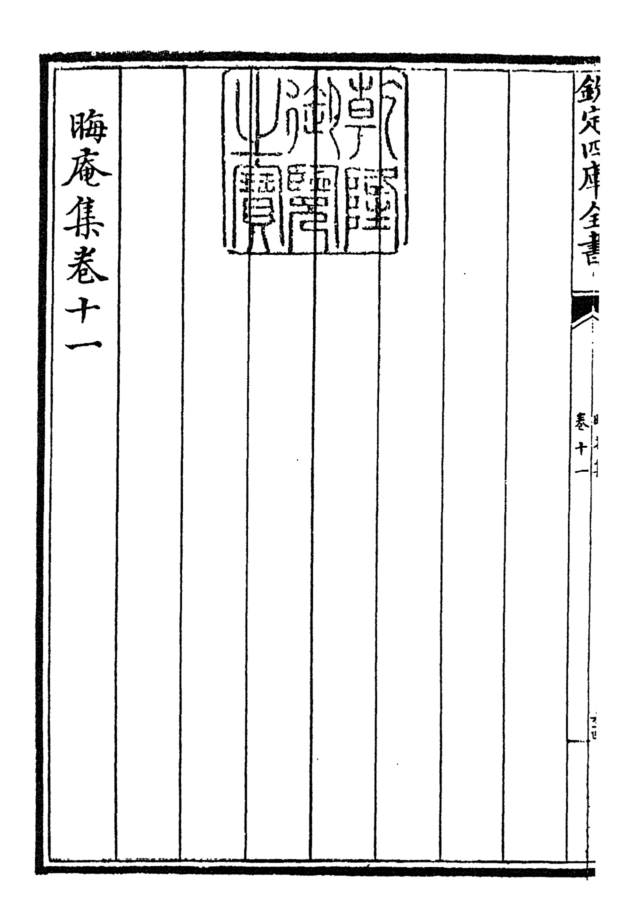
皇帝之意者一本無者字

戊申封事　意蓋為此一作如此　小註　辛未蒙一作不蒙

然猶未能一作未嘗　是皆為將帥一本無為字

小註　而此人趣操不謹一作不定　減則此屬一本無則字

則又曰一本無又字



晦庵集卷十一